



回忆延安整风运动

楊君辰編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回忆延安整风运动

楊君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長沙

目 录

一、延安！你的名字將万古流芳.....	(1)
二、人物生活.....	(4)
三、“教条主义大本营”	(7)
四、“改造我們的学习”	(9)
五、“整顿党的作风”	(13)
六、“輕騎队”、“三八节有感”及其他.....	(18)
七、大检查与大論战.....	(23)
八、“野百合花”之类.....	(25)
九、王实味的面目与手法.....	(30)
十、“四三决定”	(34)
十一、一定要学习文件.....	(39)
十二、一定要反省自己.....	(44)
十三、延安文艺座谈会.....	(46)
十四、整风运动的偉大意义.....	(51)

一、延安，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延安是一个小地方，又是一个偉大的地方；是一个穷地方，又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又是一个最先进的地方。

延安人口一共不过几万人，其中干部、青年学生和战士（当地群众叫做“公家人”的）就占了一大半。延安城里方圓不过数里，抗日战争初期，已經被日寇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礫。但是南門外、北門外、东門外十几里內都开辟成了机关学校的地区。北門外楊家嶺一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地方，靠城邊是过去抗日大学学生挖的窑洞，以后是中央和軍委系統的地区，离城最远的是陝北公学和中央医院。中央医院有成百的窑洞做为一行行的病房，夜里全部紙窗透出灯光，远望象龐大的高层楼房一样。抗日大学、陝北公学、魯迅艺术学院、馬列学院，在抗战初二三年間，給前方培养与輸送了成万的干部。

延安处在深厚的黃土层地帶。你若登高一望，就看見山山相連，形成一片高原。人們在山腰挖好三五成排的窑洞，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在窑頂与山坡上种着谷子（小米）和糜子（黃米），洋芋（馬鈴薯）和包谷（玉蜀黍）。收成的多少，往往要靠雨水多少和霜冻早晚，生产是一半靠人，一半靠天。山下平川一帶，有河水灌溉的地方，收成較有把握，群众称做“米糧川”。陝北一帶的土質和气候都是很好的，五月間山谷里到处生長着粉紅的野薔薇。王家

坪的果树林子結下的梨，色味香气也都是很好的。可是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是劳而又苦的。这里的群众把劳动叫做“受苦”，劳动人民叫做“受苦人”。只有当毛主席的队伍来了以后，受苦人才做了主人，劳动才成了光荣的事情。在延安住过的干部和学生，誰都亲身参加过生产活动，从翻地到收割，从紡綫到筑牆，从种菜到植树，各人都有自己的劳动經驗，都体会到稼穡的艰难和乐趣。毛主席也訂了自己的生产計劃，包括蔬菜和烟叶子的生产。正由于这样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后来才能真正做到“丰衣足食”的地步。值得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們在延安看到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一般是比学生和干部們显得富裕一些的。

延安过去被認為是“文盲、迷信、不卫生”的地方。在这里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知識分子了。據說边区有的地方，过年貼的春联，往往請不到人来写字，只好用碗印一些圈子在紅紙上。生育子女，总是死的多活的少。疾病很流行。因为缺少医生，有病只好請巫神。人民貧穷落后的原因到处都是一样的，首先是因为剝削太重。这里过去的地租要交出收获的一半以上，借債的利息是月利“大加一”（就是本錢的十分之一）。軍閥官僚豪紳地主都是一些“土皇帝”。陝北原靠近甘肃、宁夏，（宁夏五四年并入甘肃）那里自古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旧日統治阶级造成的民族仇恨，时常爆发成一次次的民族之間的大屠杀，至今还到处留着这些历史的痕迹。例如有名的延安附近的南泥湾一帶，不少的荒溝梢林，过去曾經是人烟稠密交通頻繁的地区；經過一次次混战与屠杀的灾难，房舍都被燒光，人畜都被赶尽杀絕，繁华的地帶一霎时又成为滿目荒凉，逐渐成了梢林荒草、狼群出沒的地方。这一帶地方許多县名都有“安”、“定”、“綏”、“靖”的字样，例如延

安、安塞、保安、綏德、靖邊、定邊、安邊之类，說明這一帶一向是不太平的。造成不太平的原因，除了人禍之外，還有天災。延安城北門上題着“安瀾”兩個字，就是很好的証明。

一九三五年中央紅軍長征到了陝北，和西北紅軍會合在一起。这时延安由張學良部下的東北軍占据着。東北軍把延安附近的樹木砍光了，因為恐怕紅軍借樹木掩護進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紅軍的正確口號終於把東北軍爭取過來了，使他們贊同抗日。這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一九三六年雙十二事變後，紅軍開進了延安城。從此，延安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落腳點，又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出發點。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在抗日戰爭前后整整十年的期間，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是全國革命者“心嚮往之”的地方，因此也引起了國內外反動派的仇恨。在抗戰初期，日寇飛機轟炸了延安，隨後國民黨反動派用軍隊封鎖着陝甘寧邊區，反動派的嘍囉們經常叫喊着要取消邊區。

陝甘寧邊區是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是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的演說中說過的）。

雖然陝甘寧邊區只有一百四五十萬人口，可是這裡却是新中國的雛型。雖然延安只有几萬人，可是在這裡指導着中國革命的進程。正是因此，當時無數人的心向着延安，無數的歌曲和詩篇歌頌延安。正象有一支叫做“延安頌”的歌曲里所講的那樣：“啊，延安！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二、人物生活

整个延安象一个家庭，又象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全国性的大学校，因为除了少数的本地群众和本地干部之外，大多数是外来的“东南西北之人也”。这里有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的老干部，他們是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因為他們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丰富的斗争知識，都有艰苦朴素和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們是全国文化界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学生們从进步的書報杂志上所熟悉的經過了二万五千里長征的英雄人物。这些老干部中有一小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是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参加革命的，他們已經是在斗争中与工人农民結合在一起了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出身的，是在一九二七——三七的十年内战、土地革命中間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革命队伍的领导和骨干成分。其次，延安常見的人物是新干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店員，占大多数的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这里有的是受北平一二九运动影响投身革命的，有的是受上海左翼文化界影响，走向进步的。这些人中間从学历看，有的是外国留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學生以至小学生；从职业看，有的是大学教授，中学教員，小学教員，有的是电影明星，有的是职业的作家、詩人、演剧队队员。此外延安还有一些“小鬼”，是十几岁的娃娃，他們有的参加了部队，做勤务員、通信員，有的参加宣传队唱歌演戏。他們是大家所喜欢的人物，因此，推而广之，有些参加革命的中学生也被称为“小鬼”。

延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都是很簡單的，大家过的是一样的。靠公家供给的“軍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大家住的都是窑洞，穿的都是軍裝式的布做的干部服，吃的都是小米。听说有一个初到延安的华侨青年，看見小米以为是蛋炒饭，吃一口才知不是那样好吃。但小米却是很养人的：延安的女孩子往往滿面紅光，生得很結实，有的被人称为“小皮球”。延安的生活也有一些区别，但这区别是很小的。例如，每月領的津贴最少是一元五角，一般的二元五角，最多的是五元。穿的制服好坏之差不过是細布与粗布的区别。吃的虽有三种灶，大灶每星期也吃几次細粮（白面饃饃），中灶是每天一餐細粮兩餐粗粮，小灶是細粮为主。

延安无人不学习。从干部到勤杂人員，有的学理論，有的学文化。馬列主义，中国問題，“联共党史”，統一战綫，游击战术等等，是干部学习的基本課題。有一个时期，干部都自学哲学，并且定时举行討論会，还有一个时期，大家都业余学习俄文，定期上課交练习。

延安无人不劳动。在日常生活方面，干部和学生都自己洗衣服，延安学校不放寒暑假，每年一月、五月、九月从一起，机关放假五天，学校放假十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拆洗被褥、縫制棉衣，不会縫洗的男同志就向女同志学习，或是与女同志“換工”。每逢年节放假时间，干部和学生要輪流“帮厨”，代替炊事員同志炒菜做飯，使他們得到休息和慰劳，这时大师傅可以有时间出席晚会，坐在好的位置上看戏看电影（看电影的机会非常少）。边区地广人稀，各机关学校都分有一些土地，大家抽出工作学习的时间参加一部分农业劳动，春天翻地，夏天鋤草，秋天收割，一些哲学家、名演員，还有現在做了駐外国的大使的老干部，当

时都去上山下地。有时还要去割馬草，每人都要完成几十斤的任务。有时动员修飞机场，全延安各机关学校都出动了，一些中央委员和将军们都去挑石子，推车子。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在武装进攻的同时，还用经济封锁来围困陕甘宁边区。这期间延安的生活比较抗战初期困难多了，常常不发津贴，冬季也没有棉衣和棉被的补充，一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其中掺了不少的南瓜洋芋和胡萝卜。吃的菜只有咸酸汤煮少量的干白菜干豆角，只有很少的油花，更少见肉。我记得一九四一年八月节，附近的“老乡”（居民）给我们机关上送了一些月饼，同志们四个人分一块吃。百团大战缴获的敌人的“哈德门”牌子的香烟，运回延安时，我们机关每人发了两盒一共二十支，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东西。

抗战初期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这时已经有不少人结了婚生了儿女。年轻的爸爸妈妈在工作与学习之余，要给孩子洗尿布，拾煤核给孩子烧饭，做一些琐碎的家务劳动。为了改善孩子的营养，有的父母开始养鸡种菜，建立小家务。

一九四二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课题，后来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边区从农民、学生到干部，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机关都养猪种菜，干部都种地纺线，一两年之内生活就大大改善了。那时候炊事员开训练班，并且互相参观，研究如何把饭菜做得好吃。中央党校将洗碗水里浮着的油捞出来，拿它去做了肥皂，可见菜里的油水不少。等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他们所种的东西都来不及收获，在地里道边或是窑洞前面，大量的无人看管的西红柿和包谷都自由自在地成熟着。

三、“教条主义大本营”

如果按居民的多数来規定城市的性質，那么延安可以認為是青年們的城市，学生們的城市，外来人的城市。这个城市里本地居民不如外来的人多，外来人中青年最多，而青年到延安来学习的最多。延安有許多学校，抗日軍政大学、陝北公学、魯迅艺术学院、軍事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等等，但最为有名，成为最高学府的要算馬列学院，不論是抗大的还是陝公的，女大的还是魯艺的，都希望能再到馬列学院学习一个时期。那时在这个学校里学习的多数是青年知識分子，但也有少数老干部，負責干部，工农出身的干部。

馬列学院常請一些党中央負責同志來講課或做報告。例如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在那里做了“論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講演；陈云同志常在那里講党的建設的課程；王鶴寿同志講过白区監獄內的斗争經驗等。除此之外，馬列学院还有一些專任教員，是有名的馬列主义学者。在这批学者的教导与培养下，馬列学院生長了一批所謂“小教員”都是好学深思、聰明能干的青年，他們也逐漸分担“馬列主义”、“中国問題”、“党的建設”、“哲学”、“政治經濟学”、“党史”等等課程。

不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了这么一种心理和空气，彷彿專門从馬列主义書本上記些詞句就可以成为理論家。青年們异常羨慕那些馬列主义教員，特別是一些学者名流，懂得几种

外國語的。他們講課有时抱着一大堆厚本的原文的或翻譯的經典著作，講課中也多數是引用的經典著作中的詞句。青年們好象大都認為，學了這些經典著作，就可以指導革命，成為了不起的人物，因而聽說有的“女大”學員，她們的選擇愛人的條件就是這麼兩條，一條是精通馬列主義，一條是懂得幾種外國語。這樣一來，有些青年就只願學習，不願工作，從青訓班畢業入抗大，從抗大畢業入馬列學院，馬列學院普通班畢業後再進研究室。因此他們對實際工作不感覺興趣，對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不大肯考慮。有一個馬列學院的學生說過，某局（是機要部門，管收發電報的）是青年人的死亡線。這個學生是工人出身，因為不服從分配受到了黨給他的應有的處分。

有一個時期，延安有一部分知識青年，好象身在邊區，心在邊區外面，他們除了吃的穿的是由邊區群眾生產出來的而外，與邊區群眾沒有什麼聯繫。他們對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不感興趣，認為這裡一切落後，只是做為目前學習和生活的地方，他們準備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回到大城市去。有一個時期，許多人似乎認為只有書本上的知識才算是知識，知識多少的標準看你念過多少書，受過多少年的學校教育。小學畢業的是“小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的是“大知識分子”，沒有讀過書的工人農民就被認為是沒有知識的人。理論家就是讀馬列主義書籍最多的人，因此不必參加實際革命鬥爭，也能够學好馬列主義理論，成為理論家。“理論與實際聯繫”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經常講到的，這裡也給了一種另外的解釋，認為一方面要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同時要學習當時的歷史實際情況的知識，那就是理論聯繫實際了；還有一個辦法，是多聽些工作報告，看些有關實際情況

的書籍，講到理論時舉些實際的例子，也就是理論聯繫實際了。正是這些想法，使得一些青年學生，成天抱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經典著作，讀不懂也硬讀下去，而對一些有實際經驗的工農干部却根本瞧不在眼里，也不願放下書本到實際工作中去，對群眾工作，經濟工作，技術工作，都不大感到興趣。

因為馬列學院是這樣的知識分子與理論家最多的地方，所以有一個時期它被認為是“教條主義大本營”。整風運動開始以前，這個學院就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了。應該在這裡說明一句：馬列學院的畢業生經過整風後，絕大多數經過了實際鬥爭的鍛煉，成了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較高的理論水平的黨的骨幹了。

四、“改造我們的學習”

一九四一年五月間，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上做了一個講演，題目是“改造我們的學習”，開頭就講道：“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這次講演是整風運動的先聲。參加這次干部會的除一些負責同志外，還有一部分做理論工作的同志，隨後組織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的編輯委員會，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編好了這一本書，這本書是後來列為干部必讀的十二本書中間的一種。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里，毛主席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反對滿足於書本知識的“本本主義”，反對理論脫離實際。毛主席指出，黨的歷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為了更進一步，必須反對

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作风，提倡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经验方面，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词句，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现状，解决中国问题。毛主席指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对今天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做政策。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我们要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决定中指出，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小资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着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决定采取六项办法：一是强调服从中央领导，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二是严格检查决议、决定的执行；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一切批评应当正面坦白诚恳地提出；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的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膚淺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同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中央尖锐地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最后提出要：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

及其結論当做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并实行考績。

在这一决定以后，延安成立了中央調查研究室，集中了一批理論工作干部，由陈伯达同志負責。那时党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各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都来到延安向中央彙报工作，中央組織了多次的干部大会，請这些同志向机关学校干部做有关根据地情况及各种政策的报告。

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首先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論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其次，規定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軍事学院，延安大学，魯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这些干部学校的具体目的。最后指出“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紀律、自励自治、團結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騖远、武斷盲从、夸夸其談、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惡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應該以身作則”。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決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應該是第一位的。又指出理論教育的成敗是革命成敗的第一个关键。在职干部教育包括四个范围：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与理論教育。业务教育，“做什么，学什么”，必須学会与精通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政治教育，包括时事与政策兩項。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須強調文化教育。高級及中級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論条件（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与政治学习之外，

均須學習理論。“在職干部教育是長期的，以發展其業務而不妨礙其業務，并不妨礙幹部健康為原則，在前方，尤其不應妨礙戰爭。在情況許可的地方或部門，一律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在情況不許可的地方或部門，學習時間可以伸縮。一切為着在職幹部教育而耗費的時間，均算入正規的工作時間之內，把教育與學習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鑑定幹部的時候，學習情況如何應作為鑑定標準之一”。

做什么，學什么，做到老，學到老，革命隊伍是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又是一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大學校。這個傳統，各種風氣，是在延安開始養成的。

五、“整頓黨的作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下下午，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同志做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党风，反對党八股以整頓文風”。

在反對主觀主義的問題上，毛主席批判了當時關於“理論家”“知識分子”“理論聯繫實際”的幾個糊塗觀念。他指出，只會熟背馬克思主義經典書籍，把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完全不能應用的人，是不能算做理論家的。“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同時指出，有許多知識分子，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他們不知道這種架子是有害的，阻礙自己進步的。有些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是有知識了，但是他只有書本

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實際活動，把知識應用到生活里去，這樣算不得完全的知識分子，因為書本知識在他們還是沒有證明的，是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寫成的，他們必須學習應用這些知識，在實際工作中取得經驗。許多同志講“理論聯繫實際”，但有的同志把馬列主義當做古董鑒賞，好象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稱贊“好箭，好箭！”却不愿意放出去。有的同志無的放矢，亂放一通，这样的人最容易把革命弄壞。这样天天講“聯繫”，实际上却是隔離。另一方面，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所以說黨內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而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毛病。

在反對宗派主義的問題上，毛主席指出黨內宗派主義的殘余，對內則妨礙黨的統一和團結，對外則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黨內宗派主義的主要表現，首先是鬧獨立性。有的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看不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強調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希望使全體利益服从他們的局部利益。“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在黨內的相互關係上，毛主席講到了各種關係：局部和全體的關係，個人和黨的關係，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關係，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關係，軍隊和軍隊、地方和地方、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間的關係。在處理這些關係上，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覺悟，防止宗派主義傾向。在黨外關係上的宗派主義傾向是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士妄自尊大，不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毛主席指示說：“對於一